

沈從文〈靜〉

春天日子是長極了的。長長的白日，一個小城中，老年人不向太陽取暖就是打瞌睡，少年人無事作時皆在晒樓或空坪裏放風箏。天上白白的日頭慢慢的移著，雲影慢慢的移著，什麼人家的風箏脫線了，各處便都有人仰了頭望到天空，小孩子都大聲亂嚷，手腳齊動，盼望到這無主風箏，落在自己家中的天井裏。

女孩子岳銀年紀約十四歲左右，有一張營養不良的小小白臉，穿著新上身不久長可齊膝的藍布袍子，正在後樓屋頂晒台上，望到一個從城里不知誰處飄來的脫線風箏，在頭上高空里斜斜的溜過去，眼看到那線腳曳在屋瓦上，隔壁人家晒台上，有一個胖胖的婦人，正在用晾衣竹竿亂撈。身後樓梯有小小聲音，一個男小孩子，手腳齊用的爬著樓梯，不一會，小小的頭顱就在樓口邊出現了。小孩子怯怯的，賊一樣的，轉動兩個活潑的眼睛，不即上來，輕輕的喊女孩子。

“小姨，小姨，婆婆睡了，我上來一會兒好不好？”

女孩子聽到聲音，忙回過頭去。望到小孩子就輕輕的罵著，“北生，你該打，怎麼又上來？等會兒你姆媽就回來了，不怕罵嗎？”

“玩一會兒。你莫聲，婆婆睡了！”小孩重複的說著，神氣十分柔和。

女孩子皺著眉嚇了他一下，便走過去，把小孩援上曬樓了。

這曬樓原如這小城裏所有平常曬樓一樣，是用一些木枋，稀疏的排列到一個木架上，且多數是上了點年紀的。上了曬樓，兩人倚在朽爛發霉搖搖欲墮的欄干旁，數天上的大小風箏。曬樓下面是斜斜的屋頂，屋瓦疏疏落落，有些地方經過幾天春雨，都長了綠色霉苔。屋頂接連屋頂，曬樓左右全是別人家的曬樓。有曬衣服被單的，把竹竿撐得高高的，在微風中飄飄如旗幟。曬樓前面是石頭城牆，可以望到城牆上石罅里植根新發芽的葡萄藤。晒樓后面是一道小河，河水又清又軟，很溫柔的流著。河對面有一個大坪，綠得同一塊大氈茵一樣，上面還繡得有各樣顏色的花朵。大坪盡頭遠處，可以看到好些菜園同一個小廟。菜園籬笆旁的桃花，同庵堂里幾株桃花，正開得十分熱鬧。

日頭十分溫暖，景象極其沉靜，兩個人一句話不說，望了一會天上，又望了一會河水。河水不像早晚那麼綠，有些地方似乎是藍色，有些地方又為日光照成一片銀色。對岸那塊大坪，有幾處種得有油菜，菜花黃澄澄的如金子。另外草地上，有從城里染坊中人曬得許多白布，長長的臥著，用大石塊壓著兩端。坪裏也有三個人坐在大石頭上放風箏，其中一個小孩，吹一個蘆管噴吹各樣送親嫁女的調子。另外還有三匹白馬，兩匹黃馬，沒有人照料，在那裡吃草，從從容容，一面低頭吃草一面散步。

小孩北生望到有兩匹馬跑了，就狂喜的喊著：“小姨，小姨，你看！”小姨望了他一眼，用手指指樓下，這小孩子懂事，恐怕下面知道，趕忙把自己手掌掩到自己的嘴唇，望望小姨，搖了一搖那顆小小的頭顱，意思像似在說：“莫說，莫說。”

兩個人望到馬，望到青草，望到一切，小孩子快樂得如痴，女孩子似乎想到很遠的一些別的東西。

他們是逃難來的，這地方并不是家鄉，也不是所要到的地方。母親，大嫂，姐姐，姐姐的儿子北生，小丫頭翠云一群人中，就只五歲大的北生是男子。胡胡塗塗坐了十四天小小篷船，船到了這裡以后，應當換輪船了，一打聽各處，才知道xx城還在被圍，過上海或過南京的船車全已不能開行。

到此地以后，證明了從上面聽來的消息不確實。既然不能通過，回去也不是很容易的，因此照媽媽的主張，就找尋了這樣一間屋子權且居住下來，打發隨來的兵士過宜昌，去信給北京同上海，等候各方面的回信。在此住下后，媽媽同嫂嫂只盼望宜昌有人來，姐姐只盼望北京的信，女孩岳鈺便想到上海一切。她只希望上海先有信來，因此才好讀書。若過宜昌同爸爸住，爸爸是一個軍部的軍事代表。哥哥也是個軍官，不如過上海同教書的二哥同祝可是xx一個月了還打不下。

誰敢說定，什麼時候才能通行？几個人住此已經有四十天了，每天總是要小丫頭翠云作伴，跑到城門口那家本地報館門前去看報，看了報后又趕回來，將一切報上消息，告給母親同姐姐。几人就從這些消息上，找出可安慰的理由來，或者互相談到晚上各人所作的好夢，從各樣夢里，卜取一切不可期待的佳兆。母親原是一個多病的人，到此一月來各處還無回信，路費剩下來的已有限得很，身體原來就很坏，加之路上又十分辛苦，自然就更坏了。女孩岳鈺常常就想到：“再有半個月不行，我就進黨務學校去也好吧。”那時黨務學校，十四歲的女孩子的确是很多的。一個上校的女儿有什么不合式？一進去不必花一個錢，六個月畢業后，派到各處去服務，還有五十塊錢的月薪。這些事情，自然也是這個女孩子，從報紙上看來，保留到心里的。

正想到黨務學校的章程，同自己未來的運數，小孩北生耳朵很聰銳，因恐怕外婆醒后知道了自己私自上樓的事，又說會掉到水溝里折斷小手，已听到了樓下外婆咳嗽，就牽小姨的衣角，輕聲的說：“小姨，你讓我下去，大婆醒了！”原來這小孩子一個人爬上樓梯以后，下樓時就不知道怎麼辦了的。

女孩岳鈺把小孩子送下樓以后，看到小丫頭翠云正在天井洗衣，也就蹲到盆邊去搓了兩下，覺得沒什麼趣味，就說：“翠云，我為你樓上去晒衣罷。”拿了些扭干了水的濕衣，又上了晒樓。一會兒，把衣就晾好了。

這河中因為去橋較遠，為了方便，還有一只渡船，這渡船寬寬的如一條板凳，懶懶的擱在灘上。可是路不當沖，這只渡船除了染坊中人晒布，同一些工人過河挑黃土，用得著它以外，常常半天就不見一個人過渡。守渡船的人，這時正躺在大坪中大石塊上睡覺。那船在太陽下，灰白憔悴，也如十分無聊十分倦怠的樣子，浮在水面上，慢慢的在微風里滑動。

“為什麼這樣清靜？”女孩岳鈺心里想著。這時節，對河遠處卻正有制船工人，用釘錘敲打船舷，發出砰砰龐龐的聲音。還有賣針線飄鄉的人，在對河小村鎮上，搖動小鼓的聲音。聲音不斷的在空气中蕩漾，正因為這些聲音，卻反而使人覺得更加分外寂靜。

過一會，從里邊有桃花樹的小庵堂里，出來了一個小尼姑，戴黑色僧帽，穿灰色僧衣，手上提了一個籃子，揚長的越過大坪向河邊走來。這小尼姑走到河邊，便停在渡船上面一點，蹲在一塊石頭上，慢慢的卷起衣袖，各處望了一會，又望了一陣天上的風箏，才從容不迫的，從提籃里取出一大束青菜，一一的拿到面前，在流水里亂搖亂擺。因此一來，河水便發亮的滑動不止。又過一會，從城邊岸上來了一個鄉下婦人，在這邊岸上，喊叫過渡，渡船夫上船抽了好一會篙子，才把船撐過河，把婦人渡過對岸，不知為什麼事情，這船夫象吵架似的，大聲的說了一些話，那婦人一句話不說就走去了。跟著不久，又有三個挑空籬筐的男子，從近城這邊岸上喚渡，船夫照樣緩緩的撐著竹篙，這一次那三個鄉下人，為了一件事，互相在船上吵著，划船的可一句話不說，一擺到了岸，就把篙子釘在沙里。不久那六只籬筐，就排成一線，消失到大坪盡頭去了。

洗菜的小尼姑那時也把菜洗好了，正在用一段木杵，搗一塊布或是件衣裳，搗了几下，又把它放在水中去拖擺几下，於是再提起來用力搗著。木杵聲音印在城牆上，回聲也一下一下的響著。這尼姑到后大約也覺得這回聲很有趣了，就停頓了工作，尖銳的喊叫：“四林，四林，”那邊也便應著“四林，四林”。再過不久，庵堂那邊也有女人銳聲的喊著“四林，四林”，且說些別的話語，大約是問她事情做完了沒有。原來這就是小尼姑自己的名字！這小尼姑事件完了，水邊也玩厭了，便提了籃子，故意從白布上面，橫橫的越過去，踏到那些空處，走回去了。

小尼姑走后，女孩岳銀望到河中水面上，有几片菜葉浮著，傍到渡船緩緩的動著，心里就想起剛才那小尼姑十分快樂的樣子。“小尼姑這時一定在庵堂里把衣晾上竹竿了！……一定一面口中念佛，一面就用手逗身旁的小貓玩！想起許多事都覺得十分可笑，就微笑著，也學到低低的喊著“四林，四林。”

過了一會。想起這小尼姑的快樂，想起河里的水，遠處的花，天上的云，以及屋里母親的病，這女孩子，不知不覺又有點寂寞起來了。

她記起了早上喜鵲，在晒樓上叫了許久，心想每天這時候送信的都來送信，不如下去看看，是不是上海來了信。走到樓梯邊，就見到小孩北生正輕腳輕手，第二回爬上最低那一級梯子。

“北生你這孩子，不要再上來了呀！”

下樓后，北生把女孩岳銀拉著，要她把頭低下，耳朵俯就到他小口，細聲細氣的說：“小姨，大婆吐那個……。”

到房里去時，看到躺在床上的母親，靜靜的如一個死人，很柔弱很安靜的呼吸著，又瘦又狹的臉上，為一種疲勞憂愁所籠罩。母親象是已醒過一會兒了，一聽到有人在房中走路，就睜開了眼睛。

“銀銀你為我看看，熱水瓶里的水還剩多少。”

一面為病人倒出熱水調和庫阿可斯，一面望到母親日益消瘦下去的臉，同那個小小的鼻子，女孩岳銀說：“媽，媽，天气好极了，晒樓上望到對河那小庵堂里桃花，今天已全開了。”

病人不說什麼，微微的笑著。想到剛才咳出的血，伸出自己那只瘦瘦的手來，摸了摸自己的額頭，自言自語的說著，我不發燒。說了又望到女孩溫柔的微笑著。那種笑是那麼動人憫的，使女孩岳銀低低的噓了一口氣。

“你咳嗽不好一點嗎？”

“好了好了，不要緊的，人不吃虧。早上吃魚，喉頭稍稍有點火，不要緊的。”

這樣問答著，女孩便想走過去，看看枕邊那個小小痰盂。

病人明白那個意思了，就說：“沒有什麼。”又說：“銀銀你站到莫動，我看看，這個月你又長高了！”

女孩岳銀害羞似的笑著，“我不象竹子罷，媽媽。我擔心得很，人太長高了要笑人的！”

靜了一會。母親記起什麼了。

“銀銀我作了個好夢，夢到我們已經上了船，三等艙里人擠得不成樣子。”

其實這夢還是病人捏造的，因為記憶力亂亂的，故第二次又來說著。

女孩岳銀望到母親同蜡做成一樣的小臉，就勉強笑著，“我昨晚當真夢到大船，還夢到三毛老表來接我們，又覺得他是福祿旅館接客的招待，送我們每一個人一本旅行指南。今早上喜鵲叫了半天，我們算算看，今天會不會有信來。”

“今天不來明天應來了！”

“說不定自己會來！”

“報上不是說過，十三師在宜昌要調動嗎？”

“爸爸莫非已動身了！”

“要來，應當先有電報來！”

兩人故意這樣樂觀的說著，互相哄著對面那一個人，口上雖那麼說著，女孩岳銀心里卻那麼想著：“媽媽病怎麼辦？”

病人自己也心里想著：“這樣病下去真糟。”

姐姐同嫂嫂，從城北卜課回來了，兩人正在天井里悄悄的說著話。女孩岳銀便站到房門邊去，裝成快樂的聲音：“姐姐，大嫂，先前有一個風箏斷了線，線頭搭在瓦上曳過去，隔壁那個婦人，用竹竿撈不著，打破了許多瓦，真好笑！”

姐姐說：“北生你一定又同小姨上晒樓了，不小心，把腳摔斷，將來成跛子！”

小孩北生正蹲到翠云身邊，听姆媽說到他，不敢回答，只偷偷的望到小姨笑著。

女孩岳銀一面向北生微笑，一面便走過天井，拉了姐姐往廚房那邊走去，低聲的說：“姐姐，看樣子，媽又吐了！”

姐姐說：“怎麼辦？北京應當來信了！”

“你們抽的簽？”

姐姐一面取那簽上的字條給女孩，一面向蹲在地下的北生招手，小孩走過身邊來，把兩只手圍抱著他母親，“娘，娘，大婆又咯咯的吐了，她收到枕頭下！”

姐姐說：“北生我告你，不許到婆婆房里去鬧，知道么？”

小孩很懂事的說：“我知道。”又說：“娘娘，對河桃花全開了，你讓小姨帶我上晒樓玩一會兒，我不吵鬧。”

姐姐裝成生氣的樣子，“不許上去，落了多久雨，上面滑得很！”又說：“到你小房里玩去，你上樓，大婆要罵小姨！”

這小孩走過小姨身邊去，捏了一下小姨的手，乖乖的到他自己小臥房去了。

那時翠云丫頭已經把衣搓好了，且用清水蕩過了，女孩岳銀便為扭衣裳的水，一面作事一面說：“翠云，我們以后到河里去洗衣，可方便多了！過渡船到對河去，一個人也不有，不怕什麼罷。”翠云丫頭不說什麼，臉兒紅紅的，只是低頭笑著。

病人在房里咳嗽不止，姐姐同大嫂便進去了。翠云把衣扭好了，便預備上樓。女孩岳銀在天井中看了一會日影，走到病人房門口望望。只見到大嫂正在裁紙，大姐坐在床邊，想檢察那小痰盂，母親先是不允許，用手攔阻，後來大姐仍然見到了，只是搖頭。可是三個人皆勉強的笑著，且故意想從別一件事上，解除一下當前的悲戚處，於是說到一個很久遠的故事。到后三人又商量到寫信打電報的事情。女孩岳銀不知為什麼，心里盡是酸酸的，站在天井里，同誰生氣似的，紅了眼睛，咬著嘴唇。過一陣，聽到翠云丫頭在晒樓說話：“銀小姐，銀小姐，你上來，看新娘子騎馬，快要過渡了！”

又過一陣，翠云丫頭于是又說：

“看呀，看呀，快來看呀，一個一塊瓦的大風箏跑了，快來，快來，就在頭上，我們捉它！”

女孩岳銀抬起來了頭，果然從天井里也可以望到一個高高的風箏，如同一個吃醉了酒的巡警神氣，偏偏斜斜的滑過去，隱隱約約還看到一截白線，很長的在空中搖擺。

也不是為看風箏，也不是為看新娘子，等到翠云下晒樓以后，女孩岳銀仍然上了晒樓了。上了晒樓，仍然在欄干邊傍著，眺望到一切遠處近處，心里慢慢的就平靜了。後來看到染坊中人在大坪里收拾布匹，把整匹白布折成豆腐干形式，一方一方擺在草上，看到尼姑庵里瓦上有煙子，各處遠近人家也都有了煙子，她才離開晒樓。

下樓后，向病人房門邊張望了一下，母親同姐姐三人都在床上睡著了。再到小孩北生小房里去看看，北生不知在什麼時節，也坐在地下小絨狗旁睡著了。走到廚房去，翠云丫頭正在灶口邊板凳上，偷偷的用無敵牌牙粉，當成水粉擦臉。

女孩岳銀似乎恐怕驚動了這丫頭的神氣，趕忙走過天井中心去。

這時聽到隔壁有人拍門，有人互相問答說話。女孩岳銀心里很希奇的想到：“誰在問誰？莫非爸爸同哥哥來了，在門前問門牌號數罷？”這樣想到，心便驟然跳躍起來，忙匆匆的走到二門邊去，只等候有什麼人拍門拉鈴子，就一定是遠處來的人了。

可是，過一會兒，一切又都寂靜了。

女孩岳銀便不知所謂的微微的笑著。日影斜斜的，把屋角同晒樓柱頭的影子，映到天井角上，恰恰如另外一個地方，豎立在她們所等候的那個爸爸墳上一面紙制的旗幟。

（萌妹述，為紀念姐姐亡儿北生而作。）

1932年3月作